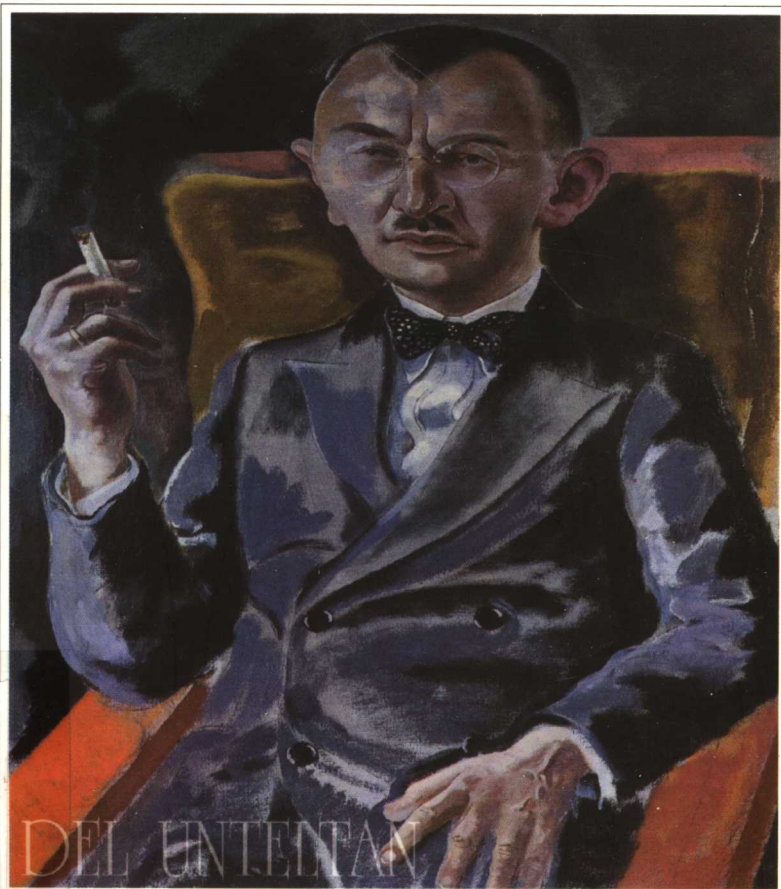


Heinrich Mann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现当代系列



臣仆

[德国]亨利希·曼 著
傅惟慈 译



译林世界
现当代文学

HEINRICH MANN

[德国]亨利希·曼 著
傅惟慈 译

臣仆



译林出版社

版权声明

经费舍尔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本社
享有本书中文简体字本专有出版权。

- 丛 书 名 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 名 臣仆
Der Untertan
作 者 [德国]亨利希·曼
Heinrich Mann
译 者 傅惟慈
责任编辑 尹礼荣
原文出版 Aufbau - Verlag Berlin und Weimar, 195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人民印刷厂(付厚岗 5 号)
印 刷 南京人民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插 页 4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763—8/I·439
定 价 (软精装)17.50 元

译林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关于《臣仆》

《臣仆》的作者亨利希·曼是现代德国的一位著名的作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希·曼于一八七一年德意志帝国成立几个月之后生在古老的北方商业城市吕贝克的一个大商人家庭。他年青时就死了父亲，人文中学毕业后曾在德累斯顿当过书店店员，在柏林费舍尔印书馆做过职员。后来，他在柏林和慕尼黑念过大学，但不久就专门从事写作。一八九三年第一次旅行法国；法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对他后来的世界观的形成和文学创作都发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八九八年前，亨利希·曼和他的弟弟托马斯·曼主要生活在意大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回国后，他先住在慕尼黑，后定居柏林。他曾从正直的民主主义者和战争反对者的立场出发热烈欢迎德国一九一八年的十一月革命。开始，他对魏玛共和国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以大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的利益为根本利益的假民主，使他逐渐认识了资产阶级的真面目。于是，他便以激烈的政论家的姿态出现在德国文坛。亨利希·曼从一九三〇年起担任普鲁士艺术科学院创作协会主席，一贯坚持人文主义的文化主张。他大声疾呼地反对军国主义的复活，大国沙文主义的强权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野蛮行径。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经过布拉格流亡到法国。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禁止他的作品流传，焚毁了他的著作，开除了他的国籍。亨利希·曼在担任旅法人民阵线委员会主席期间，同德国共产党人、社会民

主党人、无党派知识界人士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家一道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不可调和的斗争。一九四〇年他又从法国逃亡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九五〇年三月在加利福尼亚逝世。

亨利希·曼是德国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

他早期的长篇小说《在懒人的乐园》(1900)，以讽刺的手法，无情地鞭笞了德皇威廉二世时代的柏林交易所和新闻界，谴责了容克资产阶级的专制政体，批判了普鲁士军国主义反动的思想体系，在艺术上则反对了风靡一时的颓废派文艺。长篇小说《翁拉特教授》(一译《垃圾教授》，1905)抨击了普鲁士专制主义下的教育制度，市侩习气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道德败坏。在此期间，他还写了长篇小说三部曲《女神》和描写法西斯分子执政前的意大利的长篇小说《小城》。亨利希·曼的长篇小说三部曲《帝国》(《巨仆》、《穷人》和《首脑》)大部分完成于一九一八年革命前夕，这是一部无情地揭露德帝国主义社会制度的讽刺巨著。亨利希·曼一直热情地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之中，政论文章在他手中成了犀利的武器。他在国内外上百种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政论、杂文、讲演后来有一部分编在《权力和人》(1919)、《理性的独裁》(1923)、《七年》(1929)、《精神和事业》等文集中。这些短文充满着反法西斯的战斗精神，题材十分广泛，体裁也很新颖。一九四四年，亨利希·曼撰写题名为《观察一个时代》的自传时，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这是作家世界观发展的一个飞跃。流亡国外的年代是他同法西斯主义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的年代。他这个时期的政论集《天亮》(1936)和《勇敢》(1939)渗透着战斗的人文主义精神，对法西斯主义行将灭亡充满着信心。长篇小说《亨利四世的青年时期》(1935)和《亨利四世的完成时期》(1938)是亨利希·曼最成熟的作品，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以卓越的艺术技巧，表现了正义对反动的

胜利，指明了侵略者的必然失败的可耻下场，象征着反法西斯的人类进步势力即将胜利的光明前景。亨利希·曼从开始写作起，一直到晚年，从未停止过创作短篇小说。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先后发表了五十五篇短篇小说，短篇集有《奇迹》(1897)、《笛与剑》(1905)、《暴风雨的早晨》(1906)、《清算》(1924)、《心灵世界》(1932)等。此外，他还写了剧本《雷格罗斯太太》(1919)等作品。

亨利希·曼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里，他走上文艺创作道路的年代，正处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阶段。德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垄断资本在形成、发展。统治阶级首先向国内人民进攻，然后再向外扩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背叛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成为机会主义分子和资本的附庸。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反动的哲学家尼采提出超人的理论，种族仇视和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思想大肆泛滥。反映到文学艺术领域，则是优良的传统被抛弃，现实主义遭到践踏，颓废派艺术泛滥一时。神秘主义、色情文艺、唯美主义、唯我主义充斥整个文坛。罗曼·罗兰通过他所塑造的人物克利斯朵夫的口说得好：“痛苦的兽性的淫欲、杀人狂、强盗行径、陋风恶习、犯罪行为，——这就是隐藏在德国颓废派艺术深渊中的危险。”不管颓废派各种艺术流派如何自我标榜，称自己是什么新浪漫主义、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或是象征主义，也不管他们的辩护士如何寻求美丽动听的词句来为它们自己粉饰，颓废派艺术只能证明一点——资产阶级时代正在走向衰亡。就在德国文坛的这一派乌烟瘴气中，亨利希·曼用自己的作品捍卫和发展了十九世纪德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同颓废文学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长篇小说《臣仆》写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但由于受德国书报检查机关的限制，直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以后，《臣仆》才得以问世。一九三一年，作者将两部续篇《穷人》(1917)和《首脑》(1925)，同《臣仆》合在一起组成《帝国》三部曲。

从三部曲的标题和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的写作计划是非常庞大的。亨利希·曼以独特的艺术手法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威廉二世帝国的图画。这部巨著出色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力量之间的斗争。德国社会当时的主要矛盾——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第一次出现在亨利希·曼的作品中。

早在他着手创作《臣仆》的六年以前，亨利希·曼就写了短篇小说《凯特新》。现在我们在《臣仆》中看到的主要人物，都曾出现在这个短篇小说里。从这一点看，作家写《臣仆》是非常严肃认真、费尽心血的。这就好像歌德在写《浮士德》之前就写了《原浮士德》一样，为创作出一部杰作，作者事前进行了长时间的生活积累、构思、酝酿，并精心地进行了试作。

《臣仆》被誉为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堪称亨利希·曼的杰作。

亨利希·曼在《臣仆》里塑造了以赫斯林为中心的一系列典型人物形象，这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生活的画廊，凡在当时社会上曾经活动过的人物都维妙维肖地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主要阶级的最本质的特征都被勾画出来了。

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狄德利希·赫斯林。这是一个德国中等资本家的典型形象。读人文中学，上首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继承遗产，门当户对地结了婚，——所有这一切都是德国中等资产阶级人物的必经之路，也可以说是带有典型性的生活内容。尽管赫斯林只不过是一个小型造纸厂的老板，但是作家把德国资产阶级的主要特征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使他成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赫斯林首先是一个资本家。他考取博士学位，既不是为了找个职业养家糊口，也不是为了研究学术促进科学的发展。他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追求金钱势力。正因为他无保留地拜倒在财富和权势面前，所以他就必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奴才。只要有了钱，只要有了权，他什么都可以抛弃。他刚一掌握了工厂的大权，就头脑发热，

忘乎所以了。无论是诗歌,或者是哲学,在他看来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对他说来,恭顺地、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皇帝就是最美的“诗”,夺取财富和权力就是最高的“哲学”。然而,正是他绞尽脑汁地想出了生产印有皇帝名言的“大德意志帝国”牌纸张的新花样。谁说他一点发明创造也没有?他对于吹牛拍马、阿谀奉承、趋炎附势还是满有一套本领的。

《臣仆》两字集中表现了赫斯林的性格特点:奴隶根性。这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先天弱点。中世纪末叶各普鲁士公国的市民阶层的驯良恭顺,一八四八年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背叛革命,直至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之后资产阶级的卑躬屈节,德国资产阶级一脉相承地表现出对君主政体的拜服和对革命的恐惧。赫斯林无限忠于德皇的奴隶根性充分反映了整个德国资产阶级的这一本质特征。

但是赫斯林不仅是奴才,同时他又是一个暴君。就其深刻的内在本质而言,他是奴才、暴君二位一体的人物。这两者看来截然相反,实质上却是同一性格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渗透到他的血液和骨髓,支配着他的每根神经。在德皇面前,在专制主义的“神圣秩序”面前,在一切压倒他的反动势力面前,他放弃自己的个性,甘当奴才,就像触到蛇蝎一样本能地缩回他的双手,拱手拜舞。正像亨利希·曼尖刻地指出的那样:对于赫斯林之流,“甘当奴才——这就是自由。”但在家庭,工厂,在一切弱小者面前,他又凶相毕露,俨然如同一个暴君。赫斯林看起来愚蠢透顶,但是为什么他能够事事如意、青云直上呢?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他曾公开说出的一个秘密:要想成功,“必须成为坏蛋。”在当时人们称为“被加冕的傻瓜”的那个威廉二世统治下的德国,正是赫斯林这样的蠢货加坏蛋的乐园。

赫斯林这个奴才兼暴君的资本家,决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形象,他是帝国主义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和亨利希·曼以前作品中的资产阶级人物形象不同,赫斯林对人们的阶级地位

和政治倾向认识得很清楚。他知道该恨谁，也知道为什么要恨。他认为德意志“神圣秩序”的最危险的敌人就是工人。在谈到参加游行示威的工人时，他曾凶相毕露地说：“该用大炮来对付！”他憎恨社会民主党人，憎恨自由主义者，——一句话：对一切在思想和行动上跟他不同的人，他都憎恨。从获取最高限额利润的欲望出发，他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蛊惑人心，极端仇视进步人类，仇视几千年来的人类文明。他张大着血口要吃人，他挥动着利爪要毁灭文化！这就充分暴露了赫斯林作为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前身的狰狞面貌。这也正是亨利希·曼所塑造的赫斯林这个典型人物的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所在。

到了十九世纪末，在奈泽西，普鲁士公国的古老静谧的小城风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奈泽西是一个乌七八糟、腐朽不堪的小城。遍及各个角落的是资本竞争、投机倒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奈泽西就是帝国的缩影，而这个主宰奈泽西城命运的“保皇党”的代表人物赫斯林，也就是威廉二世的化身。

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德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期间，随着工人运动的日益迅猛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大批地涌入德国社会民主党，构成了党内右翼的基本力量。恩格斯逝世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势力逐渐占了统治地位。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机会主义头子提出“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宣扬阶级调和，鼓吹议会道路，最后竟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法西斯主义的走狗。小说里的菲舍尔就是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叛徒。他是一个出身于小市民阶层的工人，奈泽西地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领袖”。菲舍尔根本不关心工人的疾苦，他的思想和行动相距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何止十万八千里！他的灵魂发着铜臭，他的一切活动都是出自利欲熏心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动机。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和赫斯林在议会选举前达成默契，丝毫不感到突然和意外。菲舍尔和赫斯林走的道路不同，

自的却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势。

小说里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作家着力描写的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出现了两代人。老布克被描写成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代表人物。作家通过这个老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抒发了他对德国革命失败的悲痛。老布克和其他自由主义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品格端正，蔑视对现存制度的妥协。然而，他只是个堂·吉珂德式的空想家，而不是一个战士和革命家。他的儿子，年青的布克，则是当时的自由主义者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信念模糊，像钟摆一样摇摆“在拉萨尔和俾斯麦之间”，梦想做大官和工人“领袖”。到头来选定了演员的职业，仍不知怎样行动才是自己的准绳。老自由主义者也好，年青的自由主义者也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在需要憎恨和行动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只停留在不满现状、空发议论的阶段上。以老布克为例，他的志向也只不过是办什么贫民食堂、育婴堂，尽自己作为“人民的担忧者”的义务罢了。他甚至看不出赫斯林是他的敌人，却在市议会选举时表示支持赫斯林。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发展没有什么妨碍，但对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事业却起了绊脚石的作用。

老布克之死，写得极其精彩，不仅寓意深刻，而且富有艺术魅力。在老人临死前的最后一分钟，赫斯林出现了。老布克咽气时怀着痛苦和恐惧，赫斯林的来临则充满欢乐和希望。死了老布克，留下赫斯林。这象征着历史的一幕：十九世纪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消亡，二十世纪的最黑暗的帝国主义反动势力正在崛起。

小说结尾时，安排在举行威廉一世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的暴风雨场景，除了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外，还表现了作家对现存制度必将灭亡的预见性。如果说，赫斯林先前满怀臣仆的狂热跌进了水坑，那么，现在陷在水坑里的已不只是一个忠诚的臣民赫斯林，而是包括主子和奴才在内的所有的人，也就是帝国的整个的“神圣秩序”。

《臣仆》这部名著的艺术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它的语言既精炼，又生动、鲜明。它的剪裁独具一格，小说的情节，像电影段落一样，一个场景一个场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连续而跳跃地向前发展，使读者身不由主地被吸引到作家所描绘的境界里去。作为一部讽刺小说，作家只须几笔就勾画出一个富有特征的形象来，使人不仅一眼就能看清它的外貌，而且能透过外貌洞察它的本质。仅以描写赫斯林模仿威廉二世留的两撇上须为例，说他一撇嘴两撇上须就像剑一般刺向他的眼角，这就不仅活龙活现地描绘出了他的外形，同时也刻划出他的内心世界——对主子的崇敬和拜倒。类似这样的漫画式的笔调在书中不胜枚举，大多能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我们说，作家塑造赫斯林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如前所述的典型意义上，人们看到了他，了解了他，无不感到可憎，像对他的名字赫斯林——可憎的家伙——的本意的了解一样。作家塑造赫斯林的成功同时也表现在赫斯林的荒诞可笑上。当他充满臣仆的狂热诚惶诚恐地拜倒于他的君主的脚下时，我们看到他是个十足的小丑；当他忘记了自己蜜月旅行的最初目的，却着了魔似的在整个意大利坐车追随这个君主并充当义务守卫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不只是个小丑，还是个十足的奴才；当他在纪念像揭幕典礼上热情地演说由于暴风雨的袭击而吓得躲藏到讲台底下的时候，作者的笔锋就更深入一层，不只描绘了赫斯林这个卑鄙、可笑的形象的外形，而且刺入了他的本质——渺小怯懦、外强中干的丑恶灵魂！

亨利希·曼的功绩在于他继海涅和维尔特之后第一个直接接触及被现代德国文学所回避的关于普鲁士专制主义的题材。它使作家的现实主义放射出特殊的政治思想性的光彩。

在《臣仆》中，作家向人民发出了警告：帝国主义势力日益猖獗，战争的乌云已经笼罩大地；也预见了旧制度灭亡的临近。但是小说没有指出摧毁和改造旧世界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小说中虽然有无产阶级出场，但并没有被表现为自觉的

战斗的阶级，而是被写成了忍辱负重的受苦受难的大众。这反映了民主主义作家亨利希·曼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性。

《臣仆》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从小说问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年。小说中所描写的赫斯林、菲舍尔、布克一类的人物，在我们当代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迹。对我们说来，长篇小说《臣仆》，不仅是一座艺术性的历史丰碑，而且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关惠文

一九七八年四月于北京

第 一 章

狄德利希·赫斯林是个懦弱的孩子，什么都害怕，最喜欢的是梦想。他的耳朵常常闹病。冬天他舍不得离开暖和的屋子，夏天总是把自己关在狭窄的小花园里。这座花园散发着一股造纸厂的烂布气味；园里的金雀花和丁香树后面，兀立着老屋的木头骨架。有时候狄德利希正在读一本他所喜爱的童话书，偶然抬头一看，常常吓一大跳。紧挨在他身旁的长凳上，分明坐着一只癞蛤蟆，身躯足有他一半大！或者有个小矮人，下半身埋在土里，正在那边墙脚下斜着眼睛瞟他呢！

比小矮人和癞蛤蟆更可怕的是他的父亲，而且你还非得爱他不成。狄德利希倒是爱他父亲的。有时候他偷了嘴或是说了瞎话，他就吧哒着嘴，怯生生地在写字台边磨来蹭去，直到赫斯林先生发现了不对头的地方，从墙上把手杖取下来为止。每一件没有查对出真凭实据的坏事都使人们对狄德利希的忠诚老实产生一分怀疑。有一次，一条腿有些残疾的父亲失足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儿子像疯子一样拼命地拍巴掌——接着就一溜烟似的跑掉了。

有时候他刚刚被父亲教训了一顿，红肿着眼圈、哭哭啼啼地走过工厂，工人们都大笑起来。狄德利希却立刻向他们吐吐舌头，跺跺脚。他心里想：“不错，我是挨了打，可是那是我爸爸打的，你们要是能挨上他的打，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连挨打的资格也没有。”

他在工人中间像个喜怒无常的巴夏^①，一会儿恫吓他们说，要把他们搞啤酒喝的事向父亲告发，一会儿又听他们说一些恭维话，把父亲回来的时刻透露给他们，借以讨好。这些工人对厂主存有戒心，因为厂主熟悉他们，他自己也是工人出身。从前他在好几家用手工操作的老式工厂当过造纸匠。几次战争他都参加了，最后这次战争过后，人人都发了点小财，他买了一架造纸机器。后来又添置了一架荷兰式打浆机和一架切纸机，使工厂的设备逐渐完善起来。他亲自核对纸张的数目。从破衣服上拆下来的纽扣每一颗都得交给他。可是他的小儿子却时不时地偷偷接受女工们的馈赠，作为交换条件的是，女工如果带走几颗，他可以不再向父亲告发。日久天长，狄德利希的纽扣已经积攒了不少。有一天他居然起了个念头，想用这些纽扣向小贩掉换糖果。他果真这样做了。可是当天晚上，当他嘴里咂着最后一块麦芽糖跪在床上作晚祷的时候，吓得浑身直打哆嗦，祈求那可怕的亲爱的上帝，替他掩盖住这次罪行。上帝还是把他的丑行揭穿了。他的父亲一向动用刑杖都有一定的规矩，一张下级军官的饱经风霜的面孔总是摆出维护体面、履行职责的神色，这次却气得连手都哆嗦起来，一滴泪珠跳过颊上的皱纹，滚进他的一撮银白色的威廉皇帝式的胡髭里去。“我的儿子居然作贼！”他气喘吁吁、声音喑哑地喊道，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孩子，仿佛盯视一个闯进家门来的形迹可疑的陌生人。“你又偷又骗，就差行凶杀人了！”

赫斯林太太想让狄德利希跪在爸爸面前求饶，爸爸为了他的缘故竟弄得老泪纵横！可是狄德利希的本能告诉他，这样作只会使父亲更加恼火。赫斯林对自己老婆的这种软心肠甚为反感；她这简直是在断送孩子的终身。此外，赫斯林先生还发现她时常说谎，恰

^① 巴夏——旧土耳其、埃及高级军事及行政长官的称号。

像小狄德尔^①一样。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她爱看小说。交给她一个星期的活儿，到了星期六晚上总是还没干完。她不动手干事，却喜欢同使女们闲聊天……，赫斯林先生还一点也不知道，他老婆跟孩子一样，也有偷嘴的毛病呢！在饭桌上她不敢吃饱，吃过饭以后却偷偷摸摸地溜到食品橱前边吃东西。如果她敢进工厂的话，一定也会偷纽扣的。

她跟孩子一起祈祷，决不是摆摆样子，而是出自一片真心诚意，往往弄得颧骨通红。她也打孩子，不过她是没头没脑地乱打一通，完全是为了撒气，而且常常一点也占不住理儿。遇到这种场合，狄德利希就威胁她说，要到父亲那儿去告状。他假装走到账房去，却在墙边随便找个地方躲一下，因为把妈妈吓住了而暗自高兴。每逢母亲温柔体贴的时候，他就更加放肆。但是 he 对自己的母亲毫无敬畏感，她那和自己一模一样的性格不允许他这样作。因为他对自己也很看不起，所以他在生活上总是感到内疚，总认为在上帝面前应该感到自惭形秽。

尽管如此，母子俩还是一同度过不少悠闲舒适的傍晚。逢年过节，他俩总是聚在一起，唱歌啊，弹琴啊，讲故事啊，尽情享受节日的欢乐。当狄德利希对耶稣圣婴的传说起了怀疑时，是听了母亲的劝说才又相信了一个时期，并且从而感到轻松愉快，认为自己毕竟不失为一个忠诚善良的人。此外，他对堡上闹鬼的事也深信不疑，而他的父亲对这类事却不屑一听，因之，在他眼睛里，这位老人也就显得骄傲得似乎应该受到一点惩罚才对。母亲不断地往他脑子里灌输童话故事。她把自己对横穿新辟的热闹的大街和马车道的恐惧感也传染给孩子，而且领着他走过城墙到堡上去。在堡里，他俩虽然心惊胆战，却觉得怪有意思。

在山雀街的拐角上有个警察，过往行人，都得从他身边走过。

① 狄德尔系狄德利希的爱称。

只要这个警察高兴，不论是谁都可能给送进监狱。狄德利希的那颗心吓得扑通扑通乱跳；他多么想绕个大弯儿！可是那样一来，警察反而会发现他心虚把他抓起来。不成，最好是表白一下自己是个心地坦荡的人——于是狄德利希用颤抖的声音跟警察打听是什么时候了。

一个人竟要受到这么多可怕的暴力的威胁！童话里的癞蛤蟆呀，父亲呀，亲爱的上帝呀，堡里的鬼怪呀，警察呀，还有那个打扫烟囱的人，他可以把人在烟囱里拽来拽去，把你变成个小黑炭。另外还有医生，他可以刷你的喉咙，你要是哭喊，他就摇撼你。比起上述所有的暴力来，如今狄德利希落到一种更加可怕的暴力中，它简直能把人一口吞掉：那就是学校。他嚎啕大哭地走进了学校，而且因为哭得太厉害，连他本来会回答的东西也忘得一干二净。狄德利希渐渐地学会，在自己没有把功课学好的时候，就挤点眼泪出来——因为尽管他对学校怕得要死，却并不因此而稍微勤奋一点，或者少胡思乱想一点。在老师没有把他的把戏看穿以前，他借着号哭躲过了不少灾难。对于第一个识破他这一诡计的人他怀着莫大的敬意。他蓦地安静下来，从捂在脸前的胳膊后面满心敬佩地偷偷地望着这个人。在厉害的老师面前他总是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对于和善的老师他就要玩一些小把戏。但是他总不让老师抓住把柄，而且事后也决不炫耀。每逢挨了严厉的惩罚或者成绩簿上被批上最坏的分数的时，他谈起来反而更加扬扬得意。吃饭的时候他向家里人报告：“今天贝恩克先生又揍了三个人。”要是别人问起，揍的是什么人？

“有一个是我。”

狄德利希生性就是这样：他以自己能属于这一抹煞了个性的整体为幸福，能属于这一冷酷无情、蔑视人类的机械组织——文科中学为幸福。这是一种冷酷的权势，他为自己也是这种权势的一个

渺小的组成部分而感到自豪，尽管这种地位给他带来的只有痛苦。在级任老师过生日的那天，讲台和黑板都用花束装点起来，狄德利希甚至把老师打人用的藤棍也缠裹了花枝。

几年里，他目睹了两次掌握权势的人遭遇不幸的大事，他的心中虽然不无惊悸，然而却另有一番甜滋滋的幸灾乐祸的感觉。一次是一个临时教员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受到校长训斥而且被解了职。另一次是一个首席教员发了疯。这些直到不久以前还大权在握的人居然受到这样惨的打击，居然还有更高的权势——校长和疯人院——高踞在他们头上，而低低在下的小人物却反而平安无恙，能够在一旁指点着他们的尸体，从而吸取一点改善自己地位的教益。

狄德利希在学校受尽了这架庞大的权力机器的碾压，但在两个小妹妹面前，他自己成了这种权力的代表。他让她们作听写，要她们故意多写错几个地方，以便自己事后用红墨水大加批改，借机责罚她们。他的处罚很严。小妹妹哭了起来——为了事情不被戳穿，这回该轮到狄德利希低声下气地向她们赔罪了。

为了模仿那些有权势的人大摆威风，他不一定拿人作对象，随便什么牲畜甚至于物件，他都可以对着发一阵威。他站在荷兰式打浆机前边，看着圆滚子怎样把破布碾碎。“给你们个厉害看看！看你们还敢！狗强盗们！”狄德利希一个人嘟嘟囔囔地说，一双暗淡无神的眼睛这时也闪亮起来。突然他身子一缩，差点儿跌进氯气漂白池里；一个工人的脚步声打断了他这次令人作呕的享乐，让他着实吃了一惊。

只有在他被人殴打的时候，他才感到心安理得。他从来不还手，充其量不过哀求说：“别打脊梁，那容易落残疾。”

这并不是狄德利希缺乏维护个人权利的意识，也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利益。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挨一顿打并不能给打他的人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在自己这一方面，也没有受到任何真正的损失。比起这种抽象的价值来，他更看重的是奶油蛋卷，奈